

## 谈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一诗的翻译

尚 思

美国著名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有一首诗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译作《在地铁车站》,是意象派诗歌的经典之作。全诗只有两行: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关于这首诗,庞德 1916 年在他写的一本回忆录中对其创作过程曾有如下记载。他说三年前的一天,他在巴黎乘地铁在某车站下车走出车厢,突然看见一张美丽的面孔,接着又是一张,再是一张,然后又是一张美丽的小女孩的脸和一张美丽的女人脸。那天,他化了一整天的时间努力寻找能表达他当时感受的文字,可就是找不到恰当的词。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在他苦思冥想之中,他忽然有了发现。他没有找到他需要的词儿,而是发现了一个对等物,一个方程式,是一种表达感情用的杂色斑块。根据这种意象,他写了一首 30 行的诗,但写完后又把它撕了;6 个月之后,他又写了一首比那首短一半的诗;又过了一年,他才写下了这首类似日本俳句的短诗。他解释说那是一首“单一意象的诗”,“是一种叠加形式,即一个概念重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

这首被广为引用的短诗,在国内所见的汉译就不下 10 种,其中不乏名家之作,如一杜运燮(《世界抒情诗选》)

### 在一个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二钱兆明(《外国文学》1990 年第一期)

### 在地铁车站

人群中一张张脸的幻影,  
黑枝上一片片湿的花瓣。

三裘小龙(《意象派诗选》)

### 在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

四荀锡泉(《美国主要诗人作品选介》)

### 地铁车站内

人群中这些脸蛋似幽灵般隐现；  
一根湿漉漉黑色粗枝上的花瓣。

五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

### 地铁车站上

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

六董衡巽、朱虹等编的《美国文学简史》用的译文为

### 地铁车站

人群中幽然浮现的一一张张脸庞，  
黝黑的湿树枝上的一片片花瓣。

翻译之难，难在“信、达、雅”三者不可缺一。既要忠实于原文，译出原作的神韵风格；又要译文本身地道、流畅。以这个高标准来衡量，恐怕以上所引的译文均不能算成功之作。

以上译文(一)至(六)大体上是忠于原文的，起码字面上是这样。apparition 译成“幽灵般显现/隐现/浮现”；faces 译成“面孔”“脸”“面庞”“脸蛋”；petals 无一例外地译成“花瓣”。但翻译仅仅字面上忠于原文是不够的，译诗尤其如此。庞德说“这种单一意象的诗是一种叠加形式，即一个概念重叠在另一个概念之上”。在这首诗里就是指 petals(花瓣)重叠在 faces(脸庞)上，产生一种直观意象。可是除了译文(六)之外，其它译文中与“花瓣”重叠的概念多是“幽灵般显现/隐现”等，这样就无法产生诗人所要表现的意象。

意象派诗人给自己定下了“绝对准确地表达，摒弃冗余”的原则。庞德在他和弗林特(F. S. Flint)共同制定的意象派诗歌三条创作原则中的第一条便是：直接处理“表述对象”，<sup>①</sup>所谓“直接”，就是“不加渲染和修饰”；第二条是“绝对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无用的词语”<sup>②</sup>，对庞德来说，“多用一个不必要的词，就失去一份精确性，是一种对道德和艺术的背离”。译庞德的诗当然不能置庞德的这些原则于不顾。可惜译文(一)至(六)都把“摒弃冗余”的原诗译成了噜嗦的长句，最长的一行达 14 字之多，最短的也有 10 个字，而原诗总共才 14 个词。可见以上引用的译文在体裁风格上与原诗差异很大。

庞德的这首诗最让译者伤脑筋的也许就是 apparition 这个词了。其实，诗人的原意只是要表达他所捕捉到的客观事物在瞬间形成的印象。我们不妨想象：在昏暗的地铁车站里，人头攒动。突然，诗人眼前一亮——闪过一张漂亮的脸，接着又是一张。诗人用 apparition 这个词来表达这种瞬间印象。而用一个主要的意象去表现瞬间印象正是意象派诗歌的精髓所在。意象派诗歌的奠基人休姆(T. E. Hulme 1883—1917)指出“写诗的技巧必须精细到能记录下瞬间的印象”。<sup>③</sup>休姆建议诗人们去追求“确实的、具有个人特点的表达词语”。庞德的“确实的、具有个人特点的表达词语”就是 apparition。当然，这个词有幽灵、鬼怪和幽灵鬼怪出现等义项，译成“幽灵一般显现”，从字面上说，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在这儿，把这一行译成“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人群中这些脸蛋幽灵般隐现”似乎就不很切当。这么翻译，读者只能从两个方面用想象去予以补充：人群中有些人的面孔特别怪，象幽灵；人群中有些人面模模糊糊，看不清，象

①②③ 《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by Chang Yao--xin Ph. D Nankai Uni. Press 1990 P. 221

幽灵。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显然都不是诗人所要诉之于读者的。再说,“显现”这个词用在这儿似乎也不大妥当,因为诗人所看到的人面,着重点并不是显现在眼中,而是从眼前一闪而过。“幽灵般显现/隐现”“幽然浮现”及其它此类译法均未能表现出这种瞬间感。

再就是 Petal 这个词,翻遍所有词典,只有一个解释即“花瓣”。于是译者只得硬着头皮让“花瓣”长在树枝上,甚至让“花瓣”象花儿一样受“朵朵”修饰,这似乎不合汉语规范。第二行中的 black 这个词固然是“黑的”“黑色的”意思,但是说“黑色枝条”“黑枝”“黑树干”恐怕也欠考虑。什么树是黑色的,树上的枝条是黑色的呢?好象没有这样的树。这里的 black 不应当是指树本身,而是指树所处环境的明暗,就是说,恐怕取“暗淡”之义更好一些。

从总体上来看,这首诗的第一行要合成一个丰满的意象,不论明点还是暗示,都要包涵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地铁——这在诗题中点明了;二是从地铁站口进来或经地铁站口出去的人——这在诗中点明了;三是地铁里面暗淡,使人有朦胧感——这有第二行的 black 这个词做映衬,可以推想到;四是还要有一个较亮的地方,才能看到人面络绎不绝地闪过——这只有靠译者去设置了。

著名翻译家周珏良先生在 1990 年第三期《世界文学》上发表的《翻译杂谈》一文中亦谈到了庞德的这首诗。周先生把它译成

#### 巴黎某地铁站

梦幻众中面貌;

动湿枝上疏花。

读周译顿觉耳目一新。译文简洁明快,译法与前面几种大不一样,特别在语言风格上更符合意象派诗歌凝练、具体,着重表现诗人直观印象和语言形式上强调内在音乐美(而非固定的节拍)的特点。第二句译得尤为精采。“疏花”一词用得绝妙,petal 一词没有受“花瓣”一义的局限。用“动湿枝上疏花”的意象来暗示昏暗、潮湿的地铁站中络绎不绝闪过去的人面也很贴切。相比之下,第一句译文显得稍弱。apparition 一词可作“幻影”解,但译作“梦幻”却与地铁站这一特定场景不甚符合,且“梦幻众中”念起来也觉聩口。但诚如周先生自己所述,“这个译文照顾到了原诗的短,意象的重叠和东方的情调(类乎俳句,也有中国旧诗的风味)离原文尚不甚远”,不失为一首佳作。

一般说来,意象即寄意于象,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用来对照,借以抒发感情。庞德说他这首诗“是……一个方程式。”这就等于说,这首诗两行中的两个意象是相等的,互相映衬而合成一首“单一意象的诗”。方程式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那么,这首诗中所包含的未知数又是什么呢?暗淡中潮湿的树枝上的花朵能不能结实?地铁站上来去匆匆的旅客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能不能达到目的?也许,这个含有未知数的方程式所要表达的就是诗中抒情主人公的那种寂寞感、 徨感以及那种淡淡的哀愁吧。

作为这首诗的读者,瞎挑了一阵毛病,也许说得不对,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看到更好的译文。